

^ 16
2798
2



16
2798
2



首章甫集

昭和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此漳浦黃忠端公待漏圖小像也宏光乙酉馬阮當國公去位
還閩畫師秣陵曹彥所作藏海昌蔣氏道光六年丙戌餘杭訓
導時樞假諸友人摹勒上石置洞霄宮三賢祠祠故祀宋李忠
定公朱文公蓋公講學大滌山所建後人以公附焉從公志也
蔣翁杰又訪名手塑公像以配李朱二公公之盛德不能忘於
人若是其至乎八年戊子閩中毀公全集梁芷鄰藩伯自吳門
寄畫像至因縮摹於卷端士君子誦公之文瞻公之容齋遯起
敬咨嗟歎慕於百世之下者憬然如見端委立朝不忘恭敬之
心抑其氣象睟乎金和而玉溫則又追思公正襟講道之時未
始不予人以可親也於乎禕矣九年己丑冬十月福州後學陳
壽祺謹識

漳浦黃先生年譜卷上

鄴山弟子莊起儔編

按先生年譜自莊氏外有石秋洪氏本白麓鄭氏本洪名思
字浩士號石秋子龍溪人莊漳浦人一字子鶴鄭名亦鄒字
居仲號白麓海澄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官內閣中書莊本
較詳且嘗偕先生出師至建陽而歸尤多目見之事今以莊
氏爲定本而洪氏附之鄭氏稍略且最後出故所採亦略
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先生生先生諱道周字幼元
一字細遵學者稱石齋先生詳稽其誕爲月己卯日庚戌而
時丁丑命直南斗次於奎初實涵象緯之秀又所生之地在
漳郡銅山所之深井世稱深井黃氏其地鬱嶺環迴大浸浩
瀚先生之生蓋備萃天海之精者也曾祖侃介公諱宗德祖

肅毅公諱世懋皆以先生貴宏光中恩贈愈旨而未及授勅
父青原公諱嘉卿初贈文林郎累贈如先生秩母陳氏封孺
人累贈太夫人貢生陳王教之姊也姪娠之夕青原公夢金
甲金斧擁神人而至故先生續騷之詞曰始龍夢彼乾精兮
嵌鏐鎔其若鎧趨峭崿而談訥兮旋盤礴於腑內龍爲父稱
故先生初字曰螭若也

十七年己丑先生五歲入小學受論語先生曰一二葉書孔子
止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止教人老實曾子如
何教人省事問之授者不能答

洪譜
略同

十九年辛卯先生七歲青原公以事至會城置通鑑綱目躬負
以歸手爲點定先生昕夕研閱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
道之大按丹臺林公

諱茂
桂

續騷序云七歲讀父書過目成誦

也

洪譜
略同

二十年壬辰先生八歲卽能爲比偶文顧獨喜挾冊走最高峰
倚松欹石踽踽忘返先生雖恂焉髻穉然脩勅翹上冠履濟
楚稍不如意卽棄去雅不樂與儕俗等夷故獨從伯兄講業
於漁鼓溪之頓坑者凡數年自經傳子籍旁及詩賦聲律鉛
汞陰陽之學無不耽精元覽焉

洪譜
略同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歲按丹臺序云十歲作古文詞若有神
授也

洪譜
闕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年十有三往來過從輒多長者游按先生
和邑王文成祠記云憶余舞象時常游邑中時時費西過瞻
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嶓岷必有起而更事
者今果更卜奕起也

洪譚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而歎見其湫側爲之徘徊乃
去既三十年四明施公爲漳海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
以請子聞之喜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爲之碑因歎其學被
於天下高接於陸家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辨之然漳海自
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淫於二氏而平和獨以敦樸無
詖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豈其山川雄駿苞鬱使然亦賢人
所治諄諄講道之力昌黎所謂民醇易於道古者乎乃入其
廟而歌曰折瑤枝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鼉兮播靈
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領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
弓兮雲中遺余珮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曾昔來兮安足
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鄆車兮抗嶧馬上
天兮下土時不同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

夜下有脫句令諸生歌之以爲迎送神之曲子已而悲曰得毋以
爲楚聲乎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年十有四喜談黃白術有棄家騰舉意適
江西二王子至先生脩刺伏謁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其說有
驗而是時神宗靜攝頗好道家言先生遂作書將因王子上
於朝而又聞羅浮二山有真人居焉其上多明砂曾青諸靈
藥物意忻然欲往會先生母族有宦博羅學齋者其子往觀
先生遂偕與往至博羅聞有韓大夫素以賢豪好士稱先生
不謁宦署徑詣韓大夫語及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無停思
而多奇字大夫訝曰年少軼才也卽邀先生與諸子同處於
別館自是藉其一馬一力遍遊羅浮尋所謂朱明洞者暮返
朝往冀有異人隱現其間時時長嘯以呼之一日策馬渡水

水驟泛人馬漂溺里許得淺渚不死然緣茲邁疾不能數出
韓之諸子競以醫藥進方霍然起而邑有曾某者亦豪公子
也价韓氏以迓先生先生既至則已蚤勅治具相與共登觀
海樓轟飲極歡酒酣因以觀海樓賦爲請比撤席返已夜分
矣先生晨起疾書數千言致之曾氏則又大訝雖宿構未遽
能如是乃奉十金及二葛爲壽先生辭金而受葛繇是神異
之稱遍博羅焉洪譜略同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年十有五寓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者先
生謝卻之續騷所謂神女婬媿而相慕兮又孰知余之不敢
娶者也按先生與張煙叔書云僕生年十五六猶問姆氏男
女匹配是爲何故迄今思之噴飯也然則未定之戒先生不
爲血氣所動久矣洪譜略同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十有六按丹臺序云垂髫卽志四方游
羅浮崧臺匡阜所至名公翰客無不下榻虛左每有結撰俱
黃金贄而白璧酬意稍弗懷脫屣去矣又聞先生游歸發篋
諸稿皆詩賦青原公怒責之先生遂焚其稿更習舉子業然
於時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畫有賈生流涕之意不能自禁云

洪譜略同

二十九年辛丑洪譜先生年十有七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洪譜先生年十有八作疇象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年十有九按先生自注續騷云秋書于藩
臬不遇

洪譜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于藩臬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二十按續騷云曷不覩夫天宮兮聞要

渺而莫底自注云春欲詣闕上大理通書不果

洪譜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謂大峰山也春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帝談王道也召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學成慨然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召見不報夫子知王道之難行也况欲以白衣之士一出蓬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二十有一復游於粵數月而還按先生徙澤記云太陰處火之年中谷有菴之歲其德背寅其刑在申兢兢者震驚之口嘵嘵者風雨之音蓋是歲青原公有族人難云又曰分懸庭闈割別親愛北揖大王之峰南歷之障西踰五軍之嶺東涉二女之江還射的之舟出尋樞

之道蹉跎四顧不自知其寥落者也或疑先生一時遊歷未

必及此蓋命筆所至隨并舉之不專在是年也洪譜略同

二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二十有二移居頓坑按徙澤記云時歲柔兆二月得乙日加於丑爰託幽谷強負白首幽觸聖樹雖迫處此豈得已哉當時伯兄匪石公亦已佐讀躬耕矣故先生後有別兄詩云憶昔親在時四畦少遺穗吾兄日拮据海口俱憔悴又言某閒助兄抱鋤輒十指出血暇則還從松間讀易嘗與兄讀易大石上有虎出其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耶虎乃弭伏而去於是先生更築小隱引水爲池雜樹丹荔龍目榛栗諸果續騷所謂鑿白石以爲巖兮爰遯乎窳窳之宮者也又曰攬牛女以挹精兮謁彼嶽於陽區先生自注云是秋再干藩臬不遇洪譜略同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二十有三夏四月丁外艱按丹臺續騷
序云遊歸而值家變窶益甚先生自序亦言不能自具殯殮
酬意萬一又聞先生當父歿遠告諸友得數金號哭奔馳且
踊且仆中途忽遺其金行十餘里乃覺悲傷恹恹復還尋覓
有野人得所遺金守之不去曰此必嚮者孝子所遺也俄而
先生至呼號搶地野人曰金幸在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故
踈踈於此以須君來耳悉授所遺金先生於是捧野老令坐
拜謝而去故憂愁憤鬱而作續騷而邑父母黃公請應舉爲之
序曰余治漳浦初校士得黃文置第一及召對多士獨不見
黃生已知其有父喪也徐詢其狀數駁策往來山間時時遊
遊千里外趣伍使召至果白衣冠揮涕至縣庭偃蹇不拜大
聲言生命數奇不能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出余大異

其人數念生貧問所言具悉無有乃問撰結何若生又自謂
無有旣乃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

洪譜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恹恹未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值
艱難委命於空山親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
自比湘纍又何過焉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離疚經旣
殯作九齎傳南海黃公應舉爲漳浦令初校士得子文置第
一黃公心異之以爲其人必魁岸而多髯老大如平津牧豕
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亟欲見其人及召諸生倉皇問眾人
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狀蓋二十許人數繫策往來
山間時時游數千里外黃公又大異之以爲彼所謂仲蔚子
平之流者乎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黃公見之泣曰余亦幼
而孤而黃子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余視生類有道者千古

而下多知生者余未敢自為知己也而其相值則既如此矣
時讀數行黃公不覺涕泗之橫集也餘略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二十有四館於盧司徒日令從者給侍

久之先生弗樂也適孝廉張紹和諱至浦與先生談契如舊

相得既還郡言於太史高公諱克為書以迓先生先生遂以

是秋來居紹和之霏雲居紹和性通脫先生竟夕危坐平居

未嘗離衣冠於是紹和不敢為宴見命其弟煙叔諱紹肅先

生晨夕起居紹和乃時閒出商略上下故先生後有書云某

嘗臥齋頭近千日盤孟度閣半可勒銘也洪譜略同惟編次

戊申一年
疑有脫誤

洪譚子講易於漳上居云何蘭水之人或以為黃子達者少

宰蔣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蘭水之

人間之往而問易焉

此條亦編在丁未與前條毗連疑亦晚寫戊申也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二十有五服除是歲奉母僑居浦邑中

已娶孺人林氏復居浦之東郭按先生徙澤記云於是屠維

作噩日月俱合獨掖老母外託人國伯達斷情於華陰謂伯

仲翔寄家於蠻服雖得雌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兕匪虎

各深在野之感矣又曰計吾生世稍有知識未二十載三移

其居焉秋七月先生赴會城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溺

水恍惚如夢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做榜曰倪黃

復導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溼先生大異而姑識其事夫啟

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先生第二

兩人各述所夢遂相得甚驩厥後行事亦相類蓋定數云

洪譜黃子既免喪乃奉母青原夫人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

築爲明誠堂今爲黃子祠也隆武二年賜表文明書院子
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際然猶謂未足以盡易
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草於山中令勿傳自
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附其後子少時常推李文
利之律呂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皋之上知其不然也乃求
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丘明而律正然後黃圖之二十有
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之日子之律蓋取之麻與易也
吾觀子之推律也尺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宮上宮以爲節下
宮以爲中中之氣陽也節之氣陰也上宮以爲陰下宮以爲
陽始於黃鐘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黃鐘之陰三十有九嗚呼
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黃鐘之陰爲黃鐘漢人或以黃鐘之陽
爲黃鐘故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

九分爲黃鐘矣至於子始以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
曰京房之律有六十萬寶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律有
三百有六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
存焉然皆不知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有上
下宮嗟乎禮樂之壞旣二千年必達人起而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二十有六時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
如素交先生雖布衣輒持古誼坐上座無訕按先生榕壇問
業云某未爲諸生時嘗過鄭觀察方取器量晷問某云若知
北極有處中天否某謝不知又問表影有處倒南否亦謝不
知又問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又謝不知觀察默然別論史漢
文章諸雜事某歸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者如此兩
年之間二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陰陽贏縮之說以非觀察

授我誣也先生又嘗於鄴山告諸同人曰後生近先生輩最
爲有益某年二十餘嘗同丹臺林公至郡寺謁西聖及先賢
像林公曰若知今茲共謁者何人也某云聰明智慧人也林
公曰是億劫來勞心苦行人耳吾輩硬豎脊梁仰鑽勞心霜
鐵苦行則異日亦可受人拜謁矣嗟乎後生求益何可不親

近先輩

洪譜
略同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二十有七時攝浦篆爲司李張公諱鵬
而主府事者爲昭余閔公諱夢於是邑試郡試皆以先生爲

第一

洪譜
略同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二十有八補郡弟子員時督學馮公諱得
先生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元賞遂拔赴棘闈

洪譜子

入省赴秋試下第以歸餘略

洪譜子教於東臬調門人曰此道寂然今當於深山之中遇
之也城市之中雖欲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順見公孫龍
曰不說非馬卽以爲師公孫龍謝之曰我無非馬更無教處
嗚呼僕生平放浪言若雌風恐不足以頓轉人心今舍數行
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上奇者
門人所謂西陳有銅山陳子瓊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
徒歟曰子之學與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邊西南陳耳蓋喜
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硯出則與子共衣夜則與子共被
日則與子取柴水子每爲之嘆曰可以援干而舞者西陳之
才可以曳屣而歌者南陳之器其事於子也最久故皆篤於
忠信以澤於仁義之言甚深旣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
主以名教爲已任西陳開府於三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

不屈而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
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三忠臣
石也又如銅山孝廉劉子善懋之清夷與舟山孝廉張子若
化進士張子若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
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顏子也門人歸之仁以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二十有九作大咸經以形聲色九九相
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
盡萬物之用然大要與太元同摹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
歲月日時約略相等耳今其書亦未行於世

洪譜子始杜門於東臬將以著書也旁鑿一竇惟問業者得
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
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矣但杜門乎餘略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三十時督學鄭公諱三俊校漳士先生試
居第五

洪譜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三十有一春粵之潮州守詹公諱佐雨遣
使致幣迓先生居郡齋命其子侍先生講論先生因宴次論
文請以文行酒樽酒未冷而文成先生得文二十二篇引滿
二十餘大白而先生徑醉矣居頃之先生意弗愜不辭徑出
詹公更備體而導之歸先生歸未幾遂赴試是科典試事為
內翰來公諱宗道及科臣姜公諱性得先生文擬第一矣而以違
式聞督學鄭公嘆惋久之因以齒錄後序屬先生代草來公
姜公出謁先生旅次皆曠舉也既而鄭公中蜚語解組將以
先生歸先生行至水口而兄匪石公以母命及之乃還鄭公

復舉學租百二十金為先生母壽故先生於鄭公感遇尤深

也洪譜略同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三十有二方杜門著易象劉漁仲云先生
生在浦東草廬於時已有易象八卷疇象八卷當時亦二屬
草本但文義與今象正俱別耳

洪譜杜門作詩揆春秋揆以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三十有三先生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
如種與蠡從狗寶中往來授業按先生林奎甫制義序云奎
甫既高車下里門從容抉狗寶從子談談天下長者不復議
論文字又曰予少奎甫一歲今三十三年矣自稍有覺知十
餘年以來文人參契如卜之墨兆者多矣是予所為夙怵也

洪譜略同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三十有四時督學岳公諱和聲抵漳校

士拔先生第一因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復與先生講學

會城秋八月先生中式鄉試第七人典試者為內翰丁公諱紹

軾禮科張公諱孔教分校者晉江令張公諱履端松江華亭人也

洪譜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序餘略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三十有五歸自燕都復杜門著三易洞
璣未就客有哀其雜作為駢枝別集以行世者非其好也於
是先生自為序曰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
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乃復卑貶其論以自
託於雕鏤之末然其持論不一往往自鑿今之人亦無得而
稱焉

洪譜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皋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淒

風烈日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雙鬢之外四壁自如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二斗許雖苗魚薑蕨莫之敢問自計為諸生時未嘗至此今無可柰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餐殊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先生年三十有六以三易洞璣未成晝則布算夜測分野鍵戶無外交有書與紹和云某寡特之生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獨守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

月也

洪譜同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三十有七是秋公車北上生平著經書制義其刻行於世者曰逆流小草其未刻者亦不下千餘首嘗有言曰戰場中拔父救兄異鄉裡遇妻隣子天下事

都如做秀才赴科場時則何事不可做也

洪譜甚略

二年壬戌先生年三十有八成進士是科會試分考者為韓公

諱日

得先生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比拆號益自詫不

妄又起儔聞之先君先生既授館職乃不能別賃屋寓於漳會館之廡下先君諱烈時登壬戌武籍每策蹇伏謁先生通刺

以手雖旅次雜遝而門戶悠然時魏璫虐焰方熾文湛持

諱震

鄭塞陽諱鄭與先生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

而後繼之先生疏稿已具既而弗果故先生後有疏云鄭鄭者天啟時與臣同為庶常鄭與震孟先後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鄭常以為怯嗚呼先生許友報國之盟蓋敦踐於十餘年之後矣

洪譜略同

三年癸亥先生年三十有九迎太夫人來京就養而孺人林氏

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同鄉周公

諱起元

方巡撫姑蘇聞之

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歲丙寅周公以忤璫被逮先生在家傾湊得數千金隨眾捐助而太夫人猶恨薄酬也按先生與涇叔書云吾母聞綿翁之變涕泣闌干至為婢兒所笑母乃愈泣繼之以詈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洪譜同

四年甲子先生年四十初散館授翰林院編脩國史實錄按先生疏有初散館請使朝鮮之語

洪譜同

五年乙丑先生年四十有一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銘於屏石盥沐為書每書輒簪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文皆從古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顏曰青原元窆背鐫三十五字語同古識不可解次及墳庭亦

取青石員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數年然後就常曰吾茲瑩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世誰復有能知之者張鎮樸璵曰先生自是之後出則言朝還則守墓蓋百年精神結聚於此云

洪譜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御史

忠隔一邸舍余既

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也

餘略同

鄭譜當魏璫時經筵故事展書官必奉書膝行道周以為經筵道尊不宜有此獨以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能難也

六年丙寅先生年四十有二春娶夫人蔡氏計部蔡公諱乾姪女也越兩月而母太夫人違養先生水勺不入口者五日自

此勅斷外事依依北山不面津顯不與宴會不作詩文也洪譜

同

七年丁卯先生年四十有三時海寇屢警標掠肆行郭外邨里遠近為墟先生獨營墳不輟諸暴客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

太夫人於北山洪譜同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四十有四是春葬先祖母及伯叔又葬前夫人林氏於北山之左嘗有書曰吾今葬祖母伯叔及亡妻畢便當向平婚嫁之願每發一書頭髮便白然視世間舍此亦無復情致窶人子作此浩蕩為諸銀窖子所笑奈何奈何又按先生詩序云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示諸知己之作又有同諸生出墓側談經分命四章各證所

說之作洪譜略同

二年己巳先生年四十有五三易洞璣書成有料理三易稍已就緒之作是冬辭墓出山發郵過南巖因偕紹和鋤山再闢兩洞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遵化已破羽檄徵師驛道騷然乃

汰家從獨自攜孥出關洪譜略同

三年庚午先生年四十有六獻歲抵信州建德溪中探邸報不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攜酒與桐君對酌至臨安聞良固失守四師俱劔又有檄止十道師為之愀然至毘陵見鄭峯陽於家將渡江聞都門戒嚴驛騎留滯乃單車就道寄孥鄭園至儀真遲回數日還向毘陵召家北上夏四月至都未幾與科臣熊德陽同出典浙江鄉試先生在棘闈每晨起設香案堂上率同校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無私謁程士錄亦於當堂起艸放榜之候躊躇更換凡諸請託

倖竇一時俱塞而權貴人子弟不得志或多側目者矣事竣還都逢神宗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先生乃中夜草疏排闥叩闈略曰曩輔所坐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令有事得撫閣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譴禍滔天未聞岳牧繫累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尙罪輔猶可贖臣請輟清華厯疆場約束江東收拾遼廣誓得一當以爲曩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天子疑爲詆毀曲庇著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四十日洪譜同四年辛未先生年四十有七春正月十九日先生回奏三疏始

下已降三級調用矣而禮科又吹索浙閩事數次不已先生遂更三疏乞休同官倪公詩元略抗疏稱先生爲古今第一詞

臣臣願以職讓先生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釋乞休爲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乃釋舊輔錢龍錫先生於是有大解網之詩而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午矣臘月舉一子親朋畢賀蓋卽長公子麇也故先生詩云乳汁不從俸米得後來應記伐檀詩是也洪譜同略

五年壬申先生年四十有八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略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間關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

積僅餘骸骨一旦溘然幸及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著明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臣攷自丁

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筆氣絕乞念垂往之言併依附放行已復遵旨再奏以濫舉逞臆削籍爲民二月掛帽出都門自濟寧過兗州至曲阜上孔林謁周文公廟下昌嶧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先生各繫之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僦小舟沂江而上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同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生至是更加啟闢何義兆實綱紀其事茨壑聿立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興詠其間先生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先生出都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西奧區十盡七八日何圖杖屨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曰徘徊丘隴

間依依昔人居乃曰吾怪陶廬不在士行之側而山中蒸溼
人跡罕至牀几籐■已半就腐墜惟經史子籍可九千餘卷
爛漑未盡先生泫然曰道堅於器女看書骨亦牢於牀几也
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以祀竈偶友人
餉一熟鷄先生為喜動色過元日親朋乃知先生在於是咸
集先生曰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火耳或聞先生所裁定
自己已至壬申詠業七百餘首為峯陽持去乃勸先生更作
先生笑曰關門已放復著五千言耶洪譜略同
六年癸酉先生年四十有九在北山復治墳廬有書與煙叔云
遽生之年忽忽已至卽一墳廬未能知非何問其餘乎此無
所營樹惟脩葺諸傾頽者耳又冰天紀事云往歲先生治墳
皆自持畚鍤口負土數百觔比遂不同但督諸傭保耳往歲

登第後不作舉業比時時為之或疑其相反先生曰筋力時
休神明不歇先生又曰漢唐而下斗分自贏趣縮文章自盛
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揚韓柳之詩不及沈宋至元而來斗
分自縮而贏文章自衰而盛陶劉之繼而有徐何徐何之繼
而有王李又先輩詩盛而制藝未昌近者詩衰而制義始盛
皆於情理有關至極不在繁約之間洪譜甚略
七年甲戌先生年五十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
之北山先生談經之餘屢屢勸人讀史嘗於歷代史中自漢
迄宋取十二人人自為傳二傳為卷每卷各以行事相比曰
懿畜前編其編則首諸葛侯而終鄴侯是可以窺先生微意
之所存也又取明興以來楊文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見
者若干人曰懿畜後編二編皆綜厥大家或略或詳非復史

臣之所能到矣適秋水曹公諱惟才以莆李攝府篆敦請先生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先生始卽漳郡紫陽學堂爲講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併分紙一張隨所疑難先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溪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不妨兼舉以印身心久之先生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以行世臘月乃還北山守墓洪譜略同

八年乙亥先生年五十有一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先生家居秉禮雖涖講席有期之喪腰經不除張勗之瑞鐘請曰聞晦翁欲集三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不先生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三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澹未能繕寫耳卽以三禮

定本付勗之然尙未及刊布也先生與諸友登天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爲冬十月三日己酉鷄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元月藏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先生曰凡古者家不占國郡國不占天下然君子恫瘝乃身匹夫納溝尙爲恍然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兄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先生講席不輟翌日諸友敘別勸駕先生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歲

暮復還山守墓

洪譜同

九年丙子先生年五十有二時新奉環命改荔衣擬拜疏請告稍謝朋從抱膝看松增其寥落會先生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諱德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元風以抒嘉祝

先生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更無人看落葉蔣公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卻自夫子生下帶來先生懽然請一一舉似詳爲條答先生曰蔣公揚糠見寶初示聞道之艱難未示成道之不易丁宣告誡於孔籩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垂引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仍是老至倦來一部易書止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先生至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洪譜同

十年丁丑先生年五十有三春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得士二十一人夏四月二十八日具疏乞休凡再上不允五月陞諭德掌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明掌故一疏略云司經名局實

無一書東宮有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丘濬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惟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膽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禮運禮器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幽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寶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彙集進覽十二月陞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管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解衣換帶來也今旣十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槩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

料理經書俟其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授蔣德璟謝
德溥二臣使臣榷戶稍完職業不允

洪譜同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五十有四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召對退而
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
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
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
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三俊姚希
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
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眾渙之時幸宏孚萃之旨時十有
二日也至二十三日旨下以爲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先生
自知不容於朝矣第以數書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
逢聖主不能質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皇遽之下

追尋前草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
魏徵扞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草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
臬夔直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
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又踰
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語乏萬言而逃謬類仍瑕釁山積欲以
仰贊高深希跡古昔良亦難矣臣自揣草野之資終非法物
束手席藁以待褫斥倘念纂述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
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得旨不究先生繇是諸疏草皆命曰
焚草也夏六月十八日又因隨眾召對復補牘云臣有感事
三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餘恥按先生三疏一論推督
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臣奪情一論遼撫臣議款其論推
督臣者謂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

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輝起尙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滿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鼻指鼻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

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楯均爲報恩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祓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八九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垂戒新甲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牛載盧象昇以熒熒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按轡奔車之間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議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主憂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注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議謂款成卽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卽成矣久矣以視寧錦

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
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眾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闕啟
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眾正其論毋使事成禍積
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
五日上持三疏不下乃召閣臣府部及先生同詣平臺當日
先生已注籍矣以特召故往上謂曰朕幼失學但聞經筵講
論有所爲而爲是欲非理三疏不先不後在不點用之時可
謂無所爲乎曰臣所爲者綱常名教不爲一己爵祿是以自信
其無所爲也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爲阨曰臣以同鄉林
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
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
叨升斗但所惜者陛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

請就綱常二字對眾剖明所謂綱常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
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母皆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臣
聞古人有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鄭杖母禽獸不如某
又自謂不如鄭鄭論何綱常蓋撫先生前疏有文章意氣輒
軻慙落臣不如鄭鄭之語也先生於是卽大體以正之曰故
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
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歸里上
卽溫語留之先生亦自奏臣素恥言人過今與嗣昌角口亦
非體臣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爾無端詆毀大臣又以大
題目壓他恐是別有所爲曰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朋
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二十躬耕四十喪親負土成墳
畚鍤皆臣自荷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如此又何云不如

鄭鄭曰匡章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鄭杖母之比爾說不如鄭鄭是朋比耳曰眾惡必察奈何迫權勢使皇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諳諫軍情汝又言其走邪徑豈督撫才料朕一不知止聽人營競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奪情又推陳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是亦今日之恥也上曰鄭鄭五倫俱絕許曦言其罪狀甚明小臣有公論而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母憂故賜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鄭則攻嗣昌非所以救鄭鄭也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將遂擢用不圖如此偏激恣肆先生曰臣今日不言則臣負陛下陛下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一生

學問止得佞口遂著先生令起先生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剖忠佞夫人臣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阿諛順旨爲忠耶敢爭是非辨邪正爲佞豈容悅緘口爲忠耶上曰問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支吾當斬聞者咋舌先生乃侃侃而退嗣昌更請皇上優容某可以教天下臣子上曰近來人心澆薄故特召諭政所以正人心蓋上終以先生爲非無所爲也乃後之論者謂當時皇上實心敬先生但以時事孔棘不得不起二人用之而面諭先生則曰暑天勞頓之餘能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蓋當先生與楊輔同日枚試楊輔言略而字潦草先生灑灑詳盡而楷法端謹故上雖不用猶爲留意也然則皇上不可謂不愛才而先生於皇上未可云不知遇也徒以號綱揭常聲責者大故反以爲有所爲而激

耳嗚呼不激不奮不憤不激令以三緘膺特簡吾知先生必
不願也卽勿論不用卽用矣而時事已去吁都拂愈細大必
爭吾又知綸扉雖賁不足行先生行跡也天之置先生固將
別有以用之矣誰復能與先生爭萬古者故閣臣翼日擬詞
以爲朋串撓亂降級調用而在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先
生於是不得不行矣乃取前所哀纂諸書上之其疏略曰臣
思古人身蹈不測尙圖纂述以贖殊辜况臣受命在先豈得
消藏以滋罪戾用將臣所纂完洪範二冊月令二冊儒行二
冊緇衣二冊凡八冊四函先呈進覽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
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
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
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

彌載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顧殘生真無所
用矣臣素取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
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
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眚加以體羸嘔血盈掌
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
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
下忱恂之恩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尚存
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
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作詩曰何處尋天下
培塿視古今已至岱頂觀日則曰海國尋常望中原特創觀
又曰蕭然何所恠自弄兩丸看其胸中浩落不知何如也冬
至大滌陳臥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履捫高探幽嘗曰大滌

三洞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褰裳燕昭聽而抵掌
何詎過乎又曰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
主簿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望東山之恨豈可
復滌耶徘徊口夕坐臥朱李几案之下者久之已復黯然思
別屈指歲暮料理松楸迅於飛鳥乃以覆被餘夢間就六詩
錄存山中曰後有覽者知出處聚散之會未能無介於懷也
將行矣又爲諸友繫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
信相示悚然警聽未忍絕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義兆
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先生蕭然感歎乃作詩曰鳥墜魚
驚風色緊天下無山可高隱蘿裳荔帶荷華冠白日文螭化
蚯蚓又曰從此辭君各千載故園門前千尺海海中疎島千
高駝記得投竿雙膝在旣書此爲別併寫雙臺八松以識分

手

洪譜是歲作孝經大傳餘略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五十有五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有朋

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壘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列大雅左曰

十朋軒軒不容聽壁間位置曰管葛管夷吾穎上人諸葛亮南陽人曰鄭董

仲舒廣川人曰吳郭吳季札吳人曰晏丙晏嬰齊人曰張

李張良禹州人曰黃王黃憲汝南人曰田羊田叔井陘人曰

疏魏疏廣嶧人曰管陶管寧臨朐人曰郝皇郝原齊人曰

曰申阮申屠蟠陳留人曰梅張梅福壽春人曰周沈周磐汝

康士武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閣閣僅九尺壁間位置曰屈

賈屈原郢人曰魯李魯仲連臨淄人曰樂王樂毅靈壽人

曰劉韓劉向彭城人曰汲魏汲黯濮陽人曰黃張黃霸陽夏

州曰五馬第五倫長陵人曰高蘇高允禧人曰謝李謝安太康

人李綱曰王白王羲之臨沂人曰陸蘇陸贄嘉興人曰宋范

邵武人曰裴韓裴度閩喜人曰張趙張九齡曲江人曰

宋璟南和人曰裴韓裴琦安陽人曰張趙趙抃西安人曰

范仲淹吳人曰裴韓裴琦安陽人曰張趙趙抃西安人曰

李馬李絳贊皇人凡三十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道鼎

儕輩遞為賓師趙邠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賓聊

有所契託於同人各係之以贊焉洪譜略同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五十有六在北山守墓一切謝絕客誕日

題門曰殘生餘年死不敢受弔况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聞

人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先生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見

客乃共列坐石上酣飲歡洽先生手自疊三石而坐曰吾今

此坐雖安亦危已蓋是時薛觀國蔡國用當國而楊陳俱用

事故先生虞不免也翌日有異僧至微言以諷之僧曰正苦

此事毒火將動不得藥線不發今中旨已萌不幸外疏及之

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剡聞而逮命

下矣先生聞報即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尙在

南昌先生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人曰

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古道引涕便不是至適中

驛道有詩曰生平少屏語臨難乃自遂疾雷破孤峰要非物

所碎至南昌聞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先生毅然麾之

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天上魏神

輕意氣琴筑哀絃安所寘斯文未喪應能來湯火花仍復

開至礪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至壽張接邸報薛以罪

死蔡尋廢卒先生乃於七月末旬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

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

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先生未嘗有覲面之雅聞先生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復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挺身上疏請自代先生而八月旨下先生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在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卽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愕眙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先生乃就牀簣爲詩以贈其行有曰顛血得金腥味骨得玉氣又曰乳血

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而先生杖瘡亦發幾不支乃召醫傳藥剗去惡肉故在獄中作書與煙叔曰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蓋先生臥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顧念白雲斗室如椰子大不見三光自揣平生喜探幽窟窮極之趣呈於夢寐乃作詛洞之詩曰鑱胸強作元奧窟要使鬼谷傲寒闕果然精魁爲都君狐窠兔館來溫存又曰於今歷歷成精怪一竈一床不自在日光漏線不肯垂飛鼠飛飛欲晝晦作詛洞已復吟嚙如答客嘲者於是洞詛之詩曰洞壑精靈不捏怪開襟揖客了無礙何處白雲起庫門強捉人裙作芥蒂又曰儘有通人納軒殿如穿水竇負門扇一人擇地能精專飛神越空騰青天先生既

以清苦聞天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先生惟日奉紙札丐先生書先生時時爲書孝經以當役錢凡手書孝經一百二十本皆以獄卒持去散盡無餘於是憂患備至艱貞罔利迴思幼喜易象迨茲五十餘五矣而天人憤悱未能有明九京可質義文猶恫自是臥息成爻食思擬象乃研理極數而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先生司在西庫自言詮易三世未畢此理見先生所著片字落紙輒觀玩不已曰吾雖不及次公宥怖夕死遽墜朝聞乎時先生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著筐籃來徵先生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先生去諸圖像翻播床下旣去方公更掇拾收藏之故先生詩曰筐籃一日臨五門風雨瞥天雷霆尊迴顧白雲不可見經書化蝶皆驚翻緬想方公食三歎定謂此書終河漢蓋是時

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先生冤故徵先生同對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且拶且責毒痛之下指節纒續又爲六十四象正故又詩曰右手貫鑽左袖書解鑽寫書尙帶血會有朱生永明冒難入北寺爲先生櫛沐朱生者紹興諸生也薄遊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遣仲吉爲邏者獲奏遂同繫獄中朱生入獄拜先生於床下請給侍左右先生旣在北司有二子爲侍代執爨役得一意著書故又詩曰淹留北寺五月餘仰鑽亦已粗成書二十萬言動指節欲斷不斷形模殊未綫復轉西庫方公喜而索書故又詩曰此書方成未一夜樞杻又過白雲下方公含喜來叩門薰釁未施便欲借然先生自以九折餘生意言未愜不欲遽爲傳播而諸中貴人竊因朱生以其間購先生筆札故皇上亦於宮中時時見先生所書

孝經指曰沽名然所以得不死者亦未必非念其名也故又
詩曰小臣叩首稱天恩年來北寺誰能存已甘垂翼歸地火
何敢開眼談乾坤蓋有慟於二周諸公畢命之處矣初仲吉
之上疏救先生也通政施公諱邦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
又上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召謂之
曰我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債事若柰何更欲
速之乎仲吉乃復出手疏參施公施公遂併二疏封上而令
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馬公諱思以仲吉
名家子持名紙付司令洒掃一室與仲吉而仲吉道遇鄉人
爲保質實未嘗在司獄也旨下杖一百併究詰同謀指使施
公以是落職回家而馬公則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諱
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

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卻就謂之曰是其
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躬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
乎於是相與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株送幾
二十人故先生詩曰鷹巢逢落鳳虎穴見啼麟而堂司乃備
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辭問何人指使曰某
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閭何容別受他人指使必欲究
所爲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上頗心動然未肯遽釋先生也

洪譜略同惟朱永明
作崑山人未知孰是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有七按先生有自西庫過請室逢除
夕詩則庚辰臘月已在請室矣舊例鞫審雖在北司而結案
必繇刑部故先生復移西庫至十一月刑部擬讞先生乃上
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知然自計生平無門外交遊

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卽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上疏曰臣自北司過刑部又一伏臘矣九鞠四拷不敢言寃誠感陛下摧折懲艾之諭許其自新別圖報稱也臣生於海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巖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召對平臺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拊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聖誤大計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卽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螫蟲腐草欣欣更生惟聖主仁憫再加宥焉是月謫戍辰陽而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分戍

於閩於楚於辰州

洪譜同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五十有八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復至大滌按先生大滌三記云予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徘徊容與與波相上下念此暮年筇屨垂絕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西泠廿五日與錢去非等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溪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脩篁抽篠蔭鬱加長矣又兩日諸友先後至剖析鶩鹿異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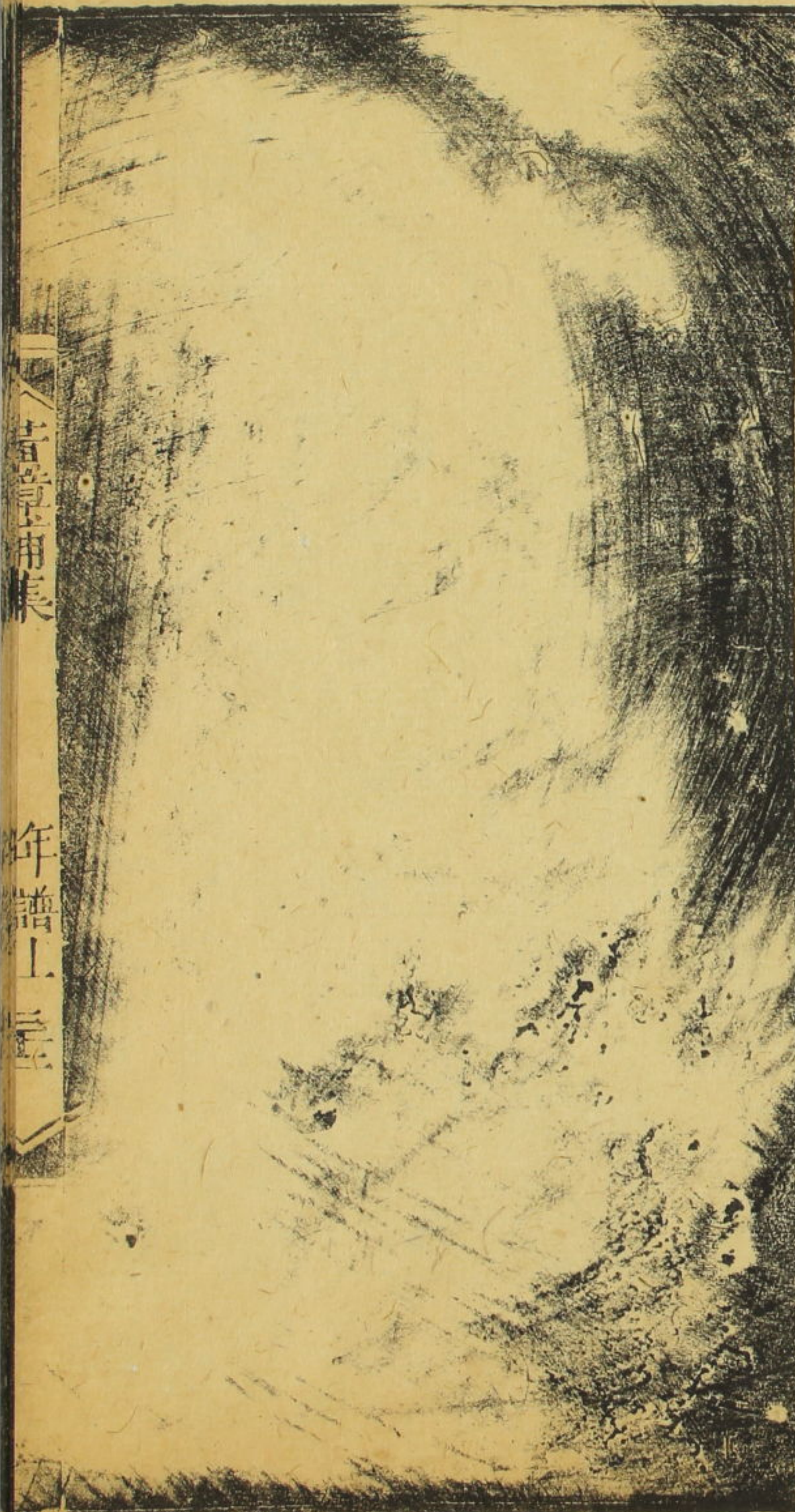
而元晦醇邃矣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又云周濂溪欲營溢江結廬其下既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些賈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六月行至九江西林寺病瘧初瘳亟覓紙筆取易象正更定之曰及吾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定之者蓋是書雖成於西庫然先生每言及輒有示璞見嗤之恨料理三十餘日將有次第而環報適至先生猶以是書未完留滯江渚已操小舫入蘆葦中攜襪被穿關至江口乃以

完本付陳彥升而發疏謝病其辭曰臣自去年臘月解網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魑魅保烟嵐足矣酸楚間關躑躅就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江楚間民以瘠下爲微疴瘡疔爲小恙而臣以摧殘老病之軀當之瘠瘡頻仍動數十日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遲數月痊可無期伏枕蕭寺人跡盡絕不圖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接出聖諭念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臣伏枕墜床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臆直召還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申以華獎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所侵一絲未絕

臣思漢臣馬援病臥土窟中間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
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劾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為念
今臣未即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蔡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
豈有匍匐而就鵠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
主脫離罪罟下就丘墓擊壤偷陰餘息幾何惟願陛下力行
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草露猶與九原
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等未蒙寬宥復
上疏云臣甫離盆盎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
皆以日為歲度日如年陛下既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
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已別有旨赦免先生以是月
促裝回家有附告朱李二先生文云某以解網得乞骸還山
欲再入大滌講論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

歸雲杖折墜屣髀為重創不復能臨眺如常時即當歸設特
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不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
未絕也何義兆送不肖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並不
使桐老巖陵誓吾濡滯也

洪譜
略同



漳浦黃先生年譜卷下

鄴山弟子莊起儔編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五十有九居北山

春三月先生拏舟至蓬萊峽將營講堂其間有詩曰但使同心人共啜鴻濛髓指顧六合間一一平如砥竹醉前一日復同諸子汎舟於此按先生記云鄴侯山卽漳良嶽之陰北溪逆流長橋束之谿衍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石僊石僊者指其蛻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僊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植劍柱笏以隊相命計諸丈未出山時皆罨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庭戶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則猶然混沌也嗚呼信混沌吾安能從汝遊

乎予以癸未抵里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乃扶筇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幾復還北山守墓

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是日先生同諸弟子就北山草廬具章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太夫子墓前四拜再

稽首乃於堂中特祀管夷諸葛武侯吳季子李鄴侯四先生前再拜

起立置書案上諸弟子各四拜受卒業焉按先生自序曰孝經之書在戊寅秋月起草己卯春略有次第未經進呈幸不

中廢乃於九江綜其遺緒癸未抵家爰發敝笥以示同人冬十月坊記表記集傳成按先生序云宋淳化至道間嘗以

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曲臺遺言無繇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

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於己卯之春中間

危孫成於癸未之秋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定庶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雨巖墜崖卽事賦詩八章因名崖曰

捨身崖洪譜略同

十七年甲申先生年六十

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稟受窮奇沈疴日頓臣鄉又當寇攘臣託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

臣始決意出山離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

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貫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栖遲又有溝壑之患臣

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塞孤臣之願所繇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

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
生其災眚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既以特恩起
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與
穉子里婦播天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先生既久廬墓北山而浦東舊居日就荒圯浦諸弟子因請
構爲講舍所謂明誠堂也時春三月庚子明誠堂落成門人

張天維林翰冲等爰先三旬致簡同人將以是日共升斯堂

仰受傳習郡司李曹公諱廣龍溪令劉公諱鴻金浦令沈公

諱兆亦申斯約而先生以三月朔日祭掃渡江至十日乃歸

歸之前一日浦南渠魁初就俘馘先生以餘孽未殄恐不遑

於俎豆而曹公劉公已先一日至諸及門誼不敢辭庚子之

鼃邑中諸先生亦至是日也天氣清和春風四敷同郡孝廉

至者十有六人茂才遠近至者八十一人觀者蓋堵牆焉先

生謁先聖先賢畢乃請公祖父母曰子弟之不肖瘡痍

之未起賴豈弟樂只之矢其文德也以獲寧宇敢不再拜諸

公祖父母西嚮請諸先生曰以宗祏之靈蒼生之福得從俎

豆以趨下風敢不再拜交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

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再拜環揖而入先生

敷長者之席及諸經論聽問之坐稍後懸間鐘磬琴瑟各一

坐定講史振聲讀誓誠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

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裏來可是爲良知主敬別

下鍼藥曰良知主敬止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

歸誠是主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

有天人之分畢竟止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曰不柔木曰

不剛火自不涼水自不熱卽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止說一事一物先明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尙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卽是光光卽是鏡也 問思誠明善憤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間忙討消息又不在于睹聞斷絕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都有一番嘔心黜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說耳做聖賢人不喫便飯 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亦有波瀾

島嶼孔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公治於天中亦不辨晷影長短止繇他見明所以信得過亦由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貫猶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來至道待人止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止是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无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像而誠明之義亦盡於此

講畢請諸長者教誨乞言先生曰日中矣勿多溷長者爲
乃召饗人爲食次每食八簋各視主者以定其客先生親饋
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
辭曰以長者之盛德訓諸子弟又無以獻也敢以匏葉先
於兔首諸賓客謝過當也就坐酒六巡歌出車之末二章先
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訊獲醜雖有飛鴉食椹變音況
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月之卒章先生又獻曰雖無孝友
之朋願分燕喜之慶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又皆再
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劉公及沈公曰
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也南山紀壽何足多乎
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菁莪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隰桑
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也先生乃出獻

公祖父母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
陰雨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先生又獻諸老先生曰
以往者之不慎罹於咎災爲諸先生憂今幸旣見菁莪隰桑
不是過也願終教誨之諸先生亦再拜曰原隰將平泉流將
清王心將寧保艾異日未有艾也於是揖而飲酬酢三反乃
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間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
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及諸友皆出
肅賓於道左長少先後禮儀笑語無有違者蓋自甯武叔豹
韓厥趙孟子產太叔而下踰三千年未有與於此者矣先是
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就郡邑先生以廬舍
松楸無復遠理諸避難無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以是偃
卧諸暴子亦相戒去三十里之外也今春賊又大起洶洶如

前先生又以懸崖折屐歸眾愈益懼先生曰無畏吾病百日
瘖耳蒼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先生何以
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脩一日之禮樂則亦天也天與吾
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
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遊於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
矣吾過矣

夏五月三日先生以盛暑避跡於江東之鄴園持襪被一具
脫粟四斗枯魚蝦三五筋束脯數片擬作十日住蓬萊峰居
民以天中令節值先生在江滸集十餘船為水嬉者三日而
中丞張公諱肯堂既平漳寇奏凱以書約過鄴園作一日談話
於是諸弟子至者凡五十三人先一日作張公奏凱序及詩
乃以九日會於三近堂三近堂者先生之讌居也時以南講

舍未就因集此堂為初會焉諸弟子迎張公入謁先聖
先賢畢乃於三近堂雷中祖道先生持尊至前命讀祝辭曰
天贊張公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懋德崇功百祿是
受凡我明神悉保佑之讀畢再拜各就坐弟子講書畢執邊
豆陳饋八簋尊質約也酒七巡歌先生奏凱贈言一闋賓出
拜致辭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脩獲此拱璧先生舉
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鼎鍾鍾湛以詩書覆舉單辭
為公慶頌交再拜復就坐於是賓主舉疇者三諸弟子以五
為行皆出旅勸以燕賓先生呼名而品敘之張公亦賞吾海
邦之多君子也先生揖張公遊於石翁講臺佇立以收諸勝
而還遂別

次日郡司李曹公重證講約是為鄴山次會諸弟子維舟蔽

江尙未解去得效駿奔皆如故儀因卽二近堂講仲尼好學
周公力行伊尹知恥此三聖人作三近事紬繹酬酢成禮而
退曹公復以書再申十問詳大易剛柔摩盪之旨語皆元邃
不能盡錄也

越十餘日而燕都三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爲
位於鄴園袒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祗自洪武戊申迄崇
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從河圖之數爲稼穡末際同祗西周
先生於機象諸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爲過矣
然猶以造命之權懸於君相諸臣泄泄遂致誤國故當乙酉
之春覆論前事而深慨歎議之不足恃也嘗有疏曰去歲三
月敵至真保諸臣猶偃然不敢召兵以謂堅壁清野可坐卻
敵紅旗催戰爲覆轍怪事四方援師伏牀不上及敵至城下

猶使中貴講款是以開門延 招此禍凶也令當其時有李
綱種師道一二輩經營城守持三五日以俟二協宣雲之師
亦豈遂崩裂至此哉蓋自朝議以款餌邊又思以撫餌賊至
於兩局俱敗重臣自裁先生聞之愀然曰毒瘡雖去元氣削
矣蓋先生終以刻深少恩非國之福又况西庫請室縉紳逮
係恆百數十人乎不能不還惻夫文網之密也故有詩曰前
車已覆後車看後人又發前人嘆火雲燒天海水竭龍虎自
噉元黃血插刀入山不可拔空使壯士嘆白髮唏情曼聲慘
彼慟哭矣嗟乎君死社稷臣死君上正也七尺可用君子用
之况位隆鉉耳乎故又詩曰多寶閣前掩畫卷偃月堂頭賦
紈扇蟋蟀開籠不敢啼丞相抱頤藏鷄栖蓋深悲夫台輔而
不死者矣至已不自死人且死之甚有求死不得者故又詩

曰丞相何爲朝不餐短衣露踝稱飢寒兩卒夾草銜木丸悔
不剖腹納龍肝於是乃嘆倪施諸公泚泚以死之爲得其正
也然而未數數矣故又詩曰世間幾箇爲君死卞壺嵇紹李
若水明朝頓有六十人冰城雪窖行青春年少諸生何足論
眼光白晝開青燐又按先生與錢虞山書云螫處天末無殊
聾聵五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
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三日追惋時事慙
爲詩章舐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淒焉引嘆矣然
前此五月十五日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之子諱由崧卽皇
帝位以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是時馬士英爲首輔因時望
會推先生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生聞報乃
於夏六月二十有二日遣義勇具疏云臣以去臘墜崖乞休

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有覩視息無地自容誠欲亟詣靈武
則荒蹇難前欲起義雍邱則家徒四壁竊意今日之事類多
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蓋以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
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撫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
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
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衢之比虔鎮雖爲差弱而建饒
之勢虔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
外誠以嶺南之餉濟虔鎮以嶺東之餉濟福省以兩省之事
權分注贛衢則臂指之形成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
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就道而鄴山書舍成

秋九月朔日丙戌同人涓吉於鄴園講習爰先二日先生率
諸弟子告三堂之成於司土其祝曰維爾太樸已凋其質爾

尚葆瑀使樸不失深谷高陵世久欲變爾尙不變有畔有岸
亦有舊田亦有新畬一曲脉蹄滿篝滿車往來行人各安其
家桃杏李梅秋實春華鐵雨言風勿生咨嗟何以報爾蔬食
羹瓜越茲朔之黎明諸弟子從先生就神堂之內安 列聖
先師遂釋奠焉堂曰與善次迎羣祀主出外堂曰高景置晦
翁直卿之位從以翠渠刺夫梅雪白石鶴峰仲先諸先生牲
糈告具先生盥薦辭曰念茲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槩此雲
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
覺後覺文旣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况斯樂山樂水
之致共爲分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脩盥薦何
徒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河龕陳俎豆師梧友嶽
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覲面卽京原可作半榻或

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已諸公祖父母學師長
及諸鄉先生踵接而至如禮謁 先聖先儒畢乃至講舍序
位交拜畢諸弟子肅班行禮膝相踐也遂鳴鼓升樂性堂先
生敷眾賓座次第揖序之眾賓率諸子弟請先生就臬比於
堂上先生固辭乃就主人下位庭前觀者如圍橋從邁無小
大肅如也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講書例如明誠問答
相起 問今日樂性堂中講論不過說此中自有樂地假如
天地崩頽生民塗炭此時一身而外全不得力仁義禮智亦
無消歸不知所樂安在曰論命則有憂有樂論性則無加無
損人能盡性則仁義禮智是我本心天下四海是我面背學
問事業皆自本根本色做出憂旣不存樂亦何有縱令天地
崩頽生民塗炭猶吾身色有時毀壞爪甲皮髮有時損折吾

此性上白地明光初無毀壞損折也 問孔門論仁大要是
有體有用中心粹白耳陳文子心不粹白故說不得仁管仲
雖未粹白却有體有用有體者常生有用者常不死水火以
有體常生以有用常不死故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止為
怕死做到不仁已做不仁便無生理有子說本立道生分明
是有體有用不在面背塗抹曰既說有體有用少不得是仁
義禮智以為心根天下四海以為面背夫子與顏子論克復
便說天下歸仁管仲匡合雖器量不大已照管得四五分今
人看王導謝安已在天半如何敢小管仲但如求赤文子子
文之徒亦各有數分體用止是充擴不開如此小水火不死
不生灼灼涓涓終不能與日星河漢同行天上人生精神要
如河漢日星與天地共轉止為人智小於身遂使身小於天

地管仲行年七十不為長大顏子行年三十不為天小禹稷
做一代宗祖細於路人仲尼做樹下先生尊於天地此處看
破纔有克復源頭不然劈頭便做禹稷亦是背面工夫何況
管樂王謝之輩 問蜀漢仗一武侯保有四十年餘焰靠將
不如靠相已是應驗舊方止是甘草與烏頭同咽不下耳王
允不召董卓豈有曹陽之辱庾亮不召蘇峻豈有石頭之禍
看來不義不成為仁無禮不得為智以此空說知人愛人不
如且放智仁談樂山樂水去也曰仁義禮智總亦同根凡國
家鼎革之時士民紳弁政要探討此項消息仲尼一部春秋
主意是勤王討賊復仇申包胥乞師秦庭千古苦心春秋不
載其事臧孫紇乞師於楚伐齊取邑仲尼以為要君當路君
子平居不能安民定志臨變不能逆折姦萌雖有常山之蛇

成何首尾就使貔貅成羣終作犧牲不得譬如齊襄復九世
之讎不保其身甚宏支已傾之天徒碧其血發憤一番亦無
用耳如要實落三種事止須牢靠四根心若四字不明卽做
成掀揭事業亦無樂處凡作人須於孔孟門首整頓衣冠切
莫向桓文部下提刀弄戟要大家仔細相量也 講畢磬三
聲各陳講義而退乃命饗人以肆筵席合四十有七席先生
每席親饋而致其齒長乃就主人之位酒五巡歌者歌小宛
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先生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狎於鷗
盟忽覩蓼蕭龍光有慚瓠葉兔首乃噉小宛邁征沔水憂讒
得無過乎賓拜謝曰乾坤改革夙夜靡遑無忝乃合所生念
亂以風有位敬聞先生之教也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
泉及鶴鳴先生出獻諸父母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

母孔邇也攻玉憎而知其美能無云德音不遐乎敢所秉斗
以詠濯纒諸賓拜謝曰黍苗粒我蒸民在先生飲之食之嗚
臯蒸我髦士自先生教之誨之徒有餅馨是可恥也安得絃
歌遂其莞然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
繼歌吉日以亂焉先生出獻眾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
備而無患維今之同仇敵愾奮於有心夷吾一匡豈曰馬上
得之傳說三命愈知師古力也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曰大
成之慮初終天子之燕左右初不在太平粉飾而在大人格
心也舉觴交再拜先生洗爵亞獻諸先生亦致辭曰明興麻
合成周德逾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義重華嵩痛神州之
沈者詩書力維桑梓後天下之樂有先知覺先子弟之樂有
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獲觀講席方新正值光華復

日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菟獮也想望太平先生爲兆日者安蒲旣戒以慰蒼生覆幬無偏同依絳帳吾鄉幸甚天下幸甚於是主賓酬酢皆三反焉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以底厥事是日也秋空明迥江水漪瀾計與斯鄴山大會者公祖父母八人學師長四人薦紳先生十五人孝廉二十四人茂才二百三十二人及先生之長公子慶次公子慶與通家懿戚二十一人總凡三百八十四人其諸僕役侍從舟楫車馬膳養之數不與焉次日先生同諸子登黃龍洞用朱紱方來羣賢畢集爲韻以志依永維是先生將趨宣室暫輟講筵讀書之窟方成提命之鐸乍遠得無山谿易塞蒙者奚求先生於是留數箴於山中云其一箴曰見可喜不羨其內多映聞可駭不驚其中有氏是以過市

拾帷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整冠者不失一於雷斧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冠裳珮玉常有博鬪心猶繫五絃於刀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矣 曰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實衰天道紬前者贏後人情盈貌者虛中常若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以語學矣絲是盤桓講舍閱十餘日

是月十五日先生旣祖取道出山至晉安忽萌回車之志蔣公若椰力爲勸駕乃發蓋先生洒酣後有言曰始某在白雲庫時鄉先輩來省余遂有論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嘗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庫豈能死余哉方言此時天下猶金甌如故未幾而乾坤半

壁矣先生又以爲臣子造孽貽禍至此苟能渙然寤旦與新君更始則江左夷吾何殊中原管葛若復怙勢爭權蒙面屈膝天下事尙可爲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輩頑石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先生行未至都晉禮部尙書先生卽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蓋自是而先生終無還山之期矣

宏光元年乙酉先生年六十有一

春正月入都先生見用事諸臣措置乖方不欲久廁朝班卽於二月二十二日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齋七日

洪譜子以大宗伯召出焦桐山及至禹航山中聞逐劉念臺以謝四鎮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濟所不敢爲者而

今日見之吾何爲又出乎又獻策不用乃出祭禹陵

餘畧同

夏四月庚申至禹廟行禮祀事既竣復具疏乞歸初先生出都將至天寧洲爲風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帝淒然謂曰卿竟捨我去耶先生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寤而惆悵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及至夏五月十五日聞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西湖士民詰問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先生乃上奏太后請趣馬士英統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不宜拘守舊說遏阻義旅又草諸檄及諭數千百言娓娓不已無非爲高皇帝致此區區也乃先生疏請雖切而太后懿旨聞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先生再具啓勸進及上監國

事宜凡七條指事繫日所施行不容遼緩者又皆持未下時
爲夏六月之十日是日潞藩賜先生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
德三內侍爲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
時先生請面謁有所商畧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先生見諸
蹲沓無可共事者不得已乃移舟至桐廬忽接鄭鴻逵檄令
所在扶駕伺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
朱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
脩齋度不能脩康王故事乃於十三晚從舟中晤唐藩見所
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眾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具啓
請監國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是晚
至衢州誓眾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不立先生意
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偷安入閩

而諸將擁唐駕將遂過僊霞嶺先生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
故復啓云職觀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
以來割據者數主矣卒席媮自保爲河山所圍不能自拔今
天下瓦解獨此一方宦謐竊以爲欲獎帝室宜明四通四塞
之要所謂四通者西北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寨之
舟以通海道東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約虔
臺實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有是四通隨因而塞之西北塞
五虎杉關以斷建昌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楚東塞溫州諸
嶺以防間道東北塞清湖江山以阨小關有此四通四塞者
而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以殿下之才寬仁以爲城郭慈
儉以爲衽席察四通四塞之宜輕重布之國勢可立矣啓上
而唐駕已行先生遂不獲再與論議

唐藩既至閩撫臣張肯堂按臣吳春枝猶豫未決得先生書
乃奉唐藩入省中擬於閩六月初八日行監國事而先生在
浦城追趣不及又所持論往往與勳臣不協先生乃遣人入
賀而身從洪塘取間道還山唐藩令人迓先生於道先生遂
以初九日入謁是時百事草創危疑未定兩粵虔郢以西諸
省雖未騷而泮渙不屬大江左右諸臣又皆擁眾橫行蓄
威自衛而抱妻攜子藏馬於舟掠資道經都越邑嗷嗷瞻
烏先生以爲不早正大位則人心既渙高皇之統將絕無以
收拾遠邇號召天下乃偕勳臣及撫按僚屬臣民協力勸進
遂於秋七月朔日奉唐王卽天子位改元隆武大赦天下仍
以閩省爲福京稱行在凡大小禮節庶務皆先生所區畫裁
定於是晉先生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先生每進見輒自請行邊上爲改容加禮焉翌日賜宴殿上
而位署之間文武爭次先生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
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
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猶驛馬思鐘啞
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
之大業未遂耳豈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
撫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
四乃疏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卽有旨
推用先生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
數十徑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間審地險以得人和是
月廿二日朝餞啓行

鄭譜七月朔奉唐王卽天子位改元隆武當是之時朝廷草

次兵食大事俱仰給鄭芝龍隆武雖擁空名實爲寄生獨倚先生爲重先生知事不可爲每陛見相對泣下輒請行邊翌日朝晏又與芝龍爭執朝班上疏乞歸隆武慰留再三先生又見芝龍日爲不軌復請行邊

秋八月初三日先生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止之曰臣聞雲雷伊始利於盤桓澤火之初宜於鞏華所以然者人心未寧國本未固猶之樹木方受天滋搖根一寸損柯一尺不可不慎也方今郡邑凋弊人情泮渙陛下卽以儉約將事而六飛所屆雲物景從橋梁舟車部署次舍供億殫殫大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盲昧皆欲斷其鞞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然當是時議者亦已書

關而守矣顧閩地依山阻水東南際海幸可無虞惟東北西北邇迤一帶以嶺爲界西自汀出虔鎮以窺江南形勢最便而頗遼遠饋餉艱阻東北出衢州抵臨安爲近而仙霞天險未易踰越中北劃界兩路由光澤出杉關爲建昌由崇安出大關則廣信矣嶺不甚峻而叢雜迴複步行爲利二關通道皆在建陽故嶺內重鎮莫要於建陽而關外要害莫急於廣信廣信以徽州爲衝蔽以衢處爲犄角先生以爲吳越戰爭方擾東衢西虔必無靜理惟廣信一府爲全閩北門再經撓亂而封疆如故實高皇之靈陰護此州也而是秋八月十一日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恆王孫蕃等俱遣人請先生入信州先生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

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所嘗試故又疏言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於餉部未有升斗之餉於兵部未嘗有子體之兵於府庫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帝宇宙八百三十年之祿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渙忍於無所逃之下耳臣庸下已極筆舌盡禿逃巖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行伍不得復當還之巖岫惟陛下保重凝旃輟郊圻之行以養官闈之福臣執及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

是月十八日至建陽卽於二十六日發先鋒遊擊陳雄飛應士英及守備應天祥等二營共七百六十八名出關蓋先生所治營法以三百八十四名爲度因而兩之七百六十八名

凡在建安建陽兩次操演畫陣成圍指爻按象非復昔之空冒濫竽比也初於延平建寧二郡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二名比過建陽諸親友所募多寡不等亦可至三營之數而先生是時尚在建陽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卽令以來人原書付先生蓋先生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稔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先生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拆臣錯愕展玩有云南都立主臣當元勳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行素六十年無險心醜語爲兇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

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臙為狹邪所謗若至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宦渴而谷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畧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瑾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臣出關嗚呼此喟喟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攄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將卒分膽共薪而噏噏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為者陛下不屑為宋高宗臣亦不屑為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然是役也忌先生者不

欲先生出關即愛先生者亦不欲先生出關蓋無大兵重餉僅以數千君子之軍雍容拱手其不足破重甲撓鐵騎也明矣故朝議欲留先生駐關鎮壓內消奸宄之萌外蓄在山之勢而先生不啻激之使出也遂抗疏屢上自陳不文不武為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有子今春三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琛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不跂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為親知所憐而側目所笑得旨以為朕慮猝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孑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託

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
寒衣卿身若煖朕始心和於是先生卽以所賜分給軍士遂
以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耳先
生卽遣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不百里卽
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先生入城而城內居民亦已蕩
析離竄公儲私積俱盡先生惓然曰古人有作內政寄軍令
者吾今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
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又明日出示考校子弟於是老幼咸
集而壯者不召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馘之義講學於明倫
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因請樂助軍需免催科之擾諸人
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圍翼助王師給以

閣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恆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常山呂
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諸慕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先
生卽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
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黃
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
騎千餘至許應夢等據河爲守黃奇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
持鐵骨朶格鬪良久奇壽師且却許應夢黃家徵等全營馳
至兩營合堵掩殺得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四匹器械
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先生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眾同觀當
初發師令兩路分進先生心憂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
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旣而破
敵於是先生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

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發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
勁步擔米糧以佐饗殲如使郝黥之卒可再鼓休發之士可
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
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台覓江西星子之
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
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中制先生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
發兵食以爲前軍策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
之難防也上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
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眾共誦之耳非
謂臣能空手措兵措餉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卸橫
生炎涼既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
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

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
十馬不過十匹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
收其功真爲韋跗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
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卽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應秋因
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悠忽爲國家羞
又疏舉趙士超俞墨華徐敬時徐孚遠等九人請受職立功
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効用惟廣信要地撫
臣徐世蔭著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
牛頭嶺之捷乘勝趨婺源臨河而陣先生亦遣監紀王綱先
約海口劄授參將董壽庚等率鄉眾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
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
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遊擊李

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勳各斬一將翁良崧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宣諸新募者皆不習爲鐵騎所躡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遊擊李忠遠被鎧登山爲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凡軍士所敗皆繇利敵馬不斫馬斫敵敵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漳士以被當楯箭不能入故屢勝延宣軍士徒恃銃無以自蔽故敗是役也董壽庚斷後又漳士繼至幸不大敗然皆潰散山谷兵將或有不相錄者矣

冬十一月先生在廣信聞休葵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召募鄉眾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先生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出師討休葵申

敕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路先至葵源因其糧食率其鄉眾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葵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宣黃奇壽應天祥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葵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葵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溪深卒不可合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葵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趣李瑛與奇壽合營堅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奇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葵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宣葵源各以是日發騎猝至出休宣者有二百餘騎屢趣

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參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鬪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掣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邈年用兵以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有厚積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磔李瑛之師劔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趣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瑛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並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卽照例與

王加封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者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練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先生自念出關以來已逾百日雖有潰敗而志不挫所部署休歛之間若許廉汪涑楊振新之徒尙十百人聯絡山砦動稱數萬而前師守馬鈴嶺及先鋒陳雄飛白磔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宣堅持不鬪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顛踣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觸兵兇鋒懸軍單露百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寒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寒馬仰天而笑臣今爲寒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蝻頤螳臂伸大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初六日報劔臣請爲諸將士

受過席橐褫職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衄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先生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乃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踰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卽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所以荏苒噍噍瘁毛鍛羽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以壓境眾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冥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咸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

自八月以來所東弭台寧之釁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檮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疲一意報主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眾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鴻逵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出者先生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眾盡虛聲耳倘延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卽乏糧可奈何與其却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又聞樂平已破凡弋貴永鉛諸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致書迓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卻徒感軍

心併置廣信兵不問獨與將士及樂平德興二縣鄉勇千餘人
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
夢等往催樂德二縣餉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先生自新建
至壹都距婺城十餘里而軍先生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爲文
以禳命具牲精末及禳而突騎至矣先生策馬前進中書賴
繼謹執令箭督眾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先生疑爲誘
騎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謂兵法乘高者勝遽引
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間道山行鈔我陣後軍士遇之皆奔黃
肅倪彪等望見以爲師卻矣亦遁先生獨引中軍營扎守不
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賚良弼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
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失也幸善護之時唯樂平將士翼
衛先生先生戟手一呼爭爲奮發而飛鏃雨集塵沙被面樂

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
得行先生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先生至婺源又
具席奉先生先生罵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洟飲泣不能仰視
繼謹獨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
矣何唏噓涕泣爲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
大節於鄴山大會始與起儔同事先生憶在建陽勸先生駐
關下先生弗是也因與繼謹相對至夜分起儔曰茲行也生
封侯死廟食已繼謹曰事未可知子有老母義宜亟歸吾惟
師是依誓不歸矣時且握手唯唯目光如炬自分以死也翌
日起儔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爲我致意鄴山吾亦欲歸未
知何日蓋先生倉卒不忘鄴山也然聞先生自推年秣至六
十二歲止而不推先生能明國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秣之

延促故謂先生不愛其身以愛國家者非也先生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緬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乃卽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摛詩八章詳剖舊史其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卽前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先生又識曰不圖今日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先生以天啓甲子散館夢神宗名謂曰汝欲勝人道在自勝又以崇禎丙子入都夢文皇召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七誠如所言蓋指易象中命祿也先生身致元感如此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留羈婺源七日不食於夏有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迨發婺源復進水漿又夢道中勒石曰夷猶吾行兮於是更有夷猶之詩夷猶者言進退

由人不得自持也

隆武二年丙戌先生年六十有一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爲魚龍百戲羣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謹附書回家請以兄子爲嗣先生不復爲書第題其後曰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先生蓋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溶字時培爲先生從內弟漳之龍溪人嘗與鄴山會者也又有司馬趙士超字淵卿福之侯官茂才也別駕毛玉潔字元水廬之六合人以明經初爲沙邑貳毛趙各以義從先生故先生一署監紀一授以判信州事也自先生罹厄以來四子朝夕相持者彌月矣至廿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先生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先生卽潛焉有懷無從寄問

矣於是有待命歸豐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豐歸就豐鼓也
各爲詩八章不能盡錄錄其東山詩曰垂老談爲仁了不見
精緻緬懷七尺軀膚髮蔽天地斯民旣顛隳骨肉安足恃抱
頸出林莽亦與狐豕類況可負日月而竊鬼火氣管子膠日
時已得禮樂意宏才不可遇季路亦其次孔門道成人於此
無二義蒼黃旣可參生死何足異顏回委陋巷正則蹈水滴
當其併命時要一無所繫鬚髮聯華嵩眉曉炤百世試問古
仁人成就無乃是嗚呼此先生初至白下旅次所作也及旣
繫膳監夜聞鐘聲感舊事前後又得絕句百餘首有曰啼定
方知是禁城不堪卧起轉分明祇覺晨搗沈百杵從無朝鼓
續嚴更哽咽絕續不勝傷悼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
令人弄胡琴以娛先生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宣得有蛾眉老

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風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蓋先生
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
寄四子曰高坐虎頭撩百獸別傳精意與驪熊又曰畫符莫
貼閻風門兩足騰空猶自尊蓋以死寄也然亦無從必其達
否聊以示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漿二月九日又爲先
生誕辰乃作蒿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癡絕八章思在黃海六
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
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
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先生首於懷慟哭
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擬徽婺
於哲有十將幾其半等於都變回之下更得其三
蓋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

師弟於茲僅覩者也是日也留都晝晦聞者莫不流涕云訃
至上爲震悼罷朝先生自天啓壬戌登第甲子授翰林院編
脩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纂脩實錄宏光朝陞禮部尙書隆武元年賜號
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大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先生
爲文明伯謚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先生有四子長日子
中授錦衣衛指揮次日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日子
和尚寶司丞四日子平中書舍人有司立一廟於本鄉一廟
於福京春秋致祭旨下而起儔與中書張瑞鍾擬同抗疏以
先生忠孝大節昭然觀聽而學粹天人語翼經傳真足遠紹
夫子之傳請從祀學宮以光俎豆併乞給引出關以收先生

髮齒而滄桑倏變有志未果庚寅之歲先生之門人張天維
偕鄴山諸弟子告於鄉紳師長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先生於
三近堂而先生之長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往留都招先生魂
遂以是歲秋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蓋卽先生甲申歲出山
之日也是亦事之偶符者矣諸弟子乃留先生魂於鄴山爲
位而哭奠者二朝夕至十九日發紼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
山冬十一月廿三日殯之可見者略備於此而其不可見者
浩氣磅礴昭回雲漢而未已泣然執筆聊述所聞百一以俟
君子

洪譜子以三月五日完節訃至上爲震悼令有司立一廟於
福京天興府曰閔忠樹中興大功坊立一廟於漳所居鄉曰
報忠樹中興蓋輔坊春秋致祭

餘略

鄭譜自文明忠烈之死無敢頌言其事者五十餘載余爲采
之故老論次其大畧乃懷陵故相傳公不敘其捐軀始末哀
哉猶有恥心之存也

按莊氏原譜不紀丙戌自正月十二日以下卽敘在乙酉
年後洪氏亦然茲從鄭氏以符十二年之數

